

暗火：贺远番外

1

我第一次见到孟芝，是在高一开学那天。

报名结束后的第一堂班会，老师让我们挨着自我介绍。

因为中考发挥失常，我被分进了普通班，心情实在算不上好。

轮到我时，很随便地走上台，说了句：「我叫贺远，谢谢大家。」

面面相觑的寂静里，忽然有响亮的鼓掌声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

坐在第二排窗边的小姑娘默默放下手，有些尴尬地环视四周：

「我……是不是鼓得不是时候？」

同学们发出友善的哄笑声，零零落落的掌声跟着响起来，渐渐连绵成海。

我看到她面前的书本下面压着露出一角的手机，而她坐在那里，挺直脊背，眼里涌出一点孩子气的骄傲。

心底由骄傲与自负带来的不甘，就很奇异地在她眼睛里被抚平了。

如果接下来三年和她在一个班里，那也还不错。

我这样想。

但其实高一第一学期，我和她的交集并不算很多，偶尔只在考试卷子发下来时，会有带着一点旖旎意味的对视。

她的语文学得很好，几乎每一次作文都被当作范文贴出来展览，字里行间都带有鲜明的孟芝风格。

我没有告诉她，她的每一篇作文，我都认认真真看过好几遍，以至于很多年后，偶然在知乎刷到那个帖子时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她的文笔。

她还在帖子里写，她们高中的操场上有一棵巨大的合欢树。

我当然记得那颗合欢树。

每节体育课，她都坐在树下，一边做题，一边不时把目光投向一旁的篮球场。

每一次，她的目光落过来，我就会立刻斗志昂扬，恨不得自己发挥得再出色一点。

然而班上莫名其妙传出的流言，却说她看的人是林柯。

林柯？

就是上次篮球赛她给上药的那个林柯？

孟芝会这么没眼光？

我一边在心里这样想，一边又忍不住有点生气，于是那几天都没怎么理她。

我其实是希望她能来哄我，或者澄清一下的，但她好像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冷淡，仍然在每周日返校的那节晚自习前，把一杯芝芝莓莓或者多肉葡萄放在我桌面上。

我的气又莫名其妙地消了。

后来我就给她改了备注，芝芝莓莓。

2

高二那年的开学典礼，结束后，大家都散了，只有孟芝坐在椅子上，迟迟不肯走。

我问她怎么了，她红着脸支支吾吾了半天，才说自己生理期突然到了，弄脏了裤子和椅子。

于是我把校服外套解下来给她系在腰上，又跑去买了包卫生巾给她，然后把椅子擦干净。

她从我手里接过那包卫生巾的时候，脸红得都快要烧着了。

但是八年后，已经能十分坦然地打电话指挥我：

「贺远，我痛经，你下班回来记得在门口的药店帮我带盒布洛芬，再去隔壁便利店买包超长夜用，家里的用完了。」

我说好，下班回去的时候除了记着帮她买东西，还另外买了杯热可可。

晚上，孟芝吃了止痛药，靠在我怀里，用我的 switch 玩塞尔达。

她玩得很专注，只是操作稍显笨拙，从我的角度看下去，正好能望见她头顶那两个发旋儿，还有她按在手柄上认真又紧张的手指。

我忽然想笑，于是伸出手，从后面轻轻握住她的手腕，附在她耳边低声说：

「放轻松点，你快把手柄捏碎了。」

孟芝一下子就僵住身子，switch 从她手里掉下去，落在柔软的被子上，被我手心贴着的那一块手腕皮肤渐渐滚烫起来。

她很小声地说：「贺远，我今天生理期。」

「我知道，就是单纯地想抱抱你。」

很奇怪的，我在外人眼里，大概并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。

冷漠，傲慢，自负，这都是别人曾经给过我的评价。

传进我耳朵里的时候，我也从没有放在心上过。

但面对孟芝的时候，这些冷硬的傲气可以为她筑起高墙，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特别，也可以在她面前一瞬间溃不成军。

这天晚上，孟芝睡得很早，她贴在我怀里，呼吸悠长。

但我迟迟没睡着，因为一直在想过去的事情。

当初，我托何志年把那本《情书》给孟芝后，迟迟没能得到她的答复，反倒是她对我的态度骤然冷淡下来。

本来是那么软乎乎一个小姑娘，冷漠起来竟也很有脾气。

我一开始是觉得，算了，既然她拒绝了，那我也不作别想。

可开学之后，第一次站在未名湖畔，望着阳光在湖面上铺开一层波光粼粼的金色，那一瞬间，我忽然特别希望孟芝站在我身边。

不论她的冷淡是不是无声的拒绝，我都想再试一回。

但也是这个时候，我听说了她和林柯在一起的消息。

曾经我以为的流言得到验证——所以她坐在篮球场边看的，一直都是林柯吗？

那些在我心里一点一点浇筑出完整又鲜活的她的暧昧，也不过是我自以为是的错觉吗？

不可否认，那短短的一瞬间，我几乎是恨过她的。

第二年，已经退休的爸妈跟着搬了过来，把四环外空置许久的那套房子简单收拾一下，住了进去。后来的五年里，我一直待在北京，再也没有回去过，也没有再联系过孟芝。

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交集。

直到我在朋友圈看到林柯和曲心瑶的合照。

那么……他和孟芝分手了？

那一瞬间，我原本沉寂已久的心重新活跃起来，本以为消失无踪的悸动自四面八方涌起，穿过血液与骨骼，共同在我心头汇集成一个具体的形象。

接下来的一切都顺利成章。

说服爸妈回老家生活，跟公司申请调动到新设立的分部……

飞机缓慢起飞的时候，我望着窗外北京冬日蓝灰色的天空，忽然明白了。

心底晦暗涌动的火焰，从没有真正熄灭过。

只不过，她是唯一的燃料。

3

由于我妈和孟芝的妈妈关系过于亲近，我们的婚期也很快提上了日程。

我找个时间，和孟芝一起把积攒了两年的年假用掉，去了几座她一直想玩的城市。

最后还剩三天时间，干脆回家待着。

这天晚上吃完饭，孟芝缩在沙发里捣鼓她新买的那把吉他，我在厨房洗碗，孟阿姨忽然出现在我身边，还顺手把门关上了。

她望着我，很有几分感慨的样子：

「小贺，阿姨真的要谢谢你，和你在一起这两年，芝芝比原来还要更活泼了，本来我真怕……」

我知道她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

当初和林柯分手，孟芝受了不小的打击，连她爸妈都担心她走不出来。

「没事的阿姨，这有什么可谢的呢。」

我把洗好的碗一个个擦干，转头看着她：

「我喜欢芝芝，所以很愿意看着她和我在一起之后一天天变好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」

洗完碗出去，我把垃圾收拾了一下，拎着往玄关走：「那阿姨叔叔，我先回家了。」

结果孟芝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：「我送你！」

大冷的天，她往毛绒绒的珊瑚绒睡衣外面又裹了件宽大的羽绒服，整个人被簇拥成小小的一团。

电梯一路下行，寂静的空气里，她忽然哼哼唧唧开头：

「哼哼，贺远同学，在我妈面前很乖嘛。」

我低头看着她，笑了一下：「我一直都很乖。」

「？睁眼说瞎话！——你知道杜玲在我面前都喊你什么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电梯停在一楼，电梯门打开，我跟她并肩走出去，夜风已经卷着细小的雪花飘在脸上。

我把垃圾扔进门口的垃圾桶里，洗了手，刚转过身，就听见她带着几分淘气的声音：

「bking！他们都叫你 bking——」

没说完的话被堵了回去。

我低下头，贴上她柔软温热的嘴唇。

手上湿淋淋的，天气太冷，我没敢碰她，结果这个吻在翻滚的旖旎中渐渐沸腾起来后，反倒是她伸出胳膊，环住了我的腰。

良久，我终于退开了一点，抵着她额头轻轻喘气：

「好了，天太冷，又是晚上，不安全，你回去吧。」

她没松手，反而贴着我的胸膛，黏黏糊糊地说了句：「我会想你。」

冷硬的、一贯无波澜的心，在这一刻化成柔软的雾气。

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」

回家后，我洗完澡出来，忽然被在客厅欢乐斗地主的我妈叫住：「你刚从芝芝那边回来吗？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您倒叫得亲近。

她摸着下巴，意味深长地打量了我半晌，忽然出声：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芝芝求婚？」

「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吧？」

「我不管，我对芝芝很满意，希望明年春节，我们两家人能在一起过年。」

其实我觉得她更想明年春节和孟芝妈妈一起打麻将，但不得不说，我妈的确也格外喜欢孟芝。

我沉默片刻，淡淡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然后吹干头发，回卧室。

桌上摆着我和孟芝的合照，是之前我们专门回学校的那棵合欢树下拍的。

我盯着照片上的孟芝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拉开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两只精美的小盒子。

打开来，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

我轻轻摩挲着那颗打磨得精致光滑的钻石，感受到心里的火焰在这一刻陡然旺盛起来。

明天，我将会向她求婚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